



藝文

古人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非功德比也然前人之功德非得立言者不能傳後人之功德非得立言者無所法功德在於一時立言及於後世則其事亦重矣今各家志乘皆載藝文而沂為文獻之邦自孔子設教一貫微言傳在邴邴况泰誓費誓炳如日星不借以為重是愚也至於後人著作苟有補於聖教何妨自成一家凡若此者載其文則不可勝書遺其目則適成憾事列史藝文之志有成例矣是當遵之若乃寸簡危言有關此邦之利害亦節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 藝文

錄焉非是槩不敢登示慎也志藝文

著書名目

山東通志做唐四庫例分經史子集編次今仍之

經

泰誓一篇 費誓 孝經 曾子述孔子之言 大學 大學傳 立事篇

大孝篇 事父母篇 制言上篇 制言中篇 制言下篇

疾病篇 天圓篇 俱曾子作見大戴禮 曾子問篇 見小戴禮

經傳

易

漢 孟喜易一卷 鄭康成易註 又註乾鑿度三卷 坤鑿

度二卷 易通卦驗二卷 易緯稽覽圖註 舊志以鄭康成為此邦流寓故

儀禮 卷之二十三

三國魏 王朗易傳一卷 王肅註周易傳十卷 發明父 朗之傳

晉 徐邈周易音訓一卷

國朝 高駿周易一得 駿費縣人任東鄉令今開館纂文獻通考此書已採入

書 衛宏尚書訓旨十卷 鄭康成古文尚書註九卷 今字

漢 尚書石經八卷 尚書緯三卷 尚書中候註五卷 尚書

大傳註三卷

三國魏 王肅尚書註十卷 尚書駁義五卷

晉 徐邈古文尚書音訓一卷 尚書註逸篇三卷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 藝文

詩 后蒼詩傳三十九卷 詁訓二十卷 鄭康成毛詩詁訓

傳箋註二十卷 毛詩譜三卷 諸家毛詩音十五卷

三國魏 王肅毛詩註二十卷 毛詩駁義八卷 毛詩奏事

一卷

晉 徐邈毛詩音訓十六卷 束皙補亡詩六篇

春秋 鄭康成駁何氏春秋二卷

三國魏 王朗春秋傳十二卷 王肅註左傳三十卷 春秋

外傳章句二十二卷

晉 徐邈春秋傳義十卷 穀梁傳註十卷 左傳音訓三卷

穀梁音訓一卷 答春秋穀梁義三卷

南北朝 何承天春秋前傳十卷 春秋雜傳九卷

禮

漢 后蒼曲臺記九卷 鄭康成註戴禮二十卷 儀禮註十

七卷 儀禮音三卷 喪服經傳註一卷 服譜註一卷

禮緯註三卷 周禮註十二卷 三禮目錄註一卷 三禮

圖九卷

康成與陳留阮
湛同撰三禮解

六藝論一卷 鄭小同康成子禮記

四卷

三國魏 王明周官傳六卷 王肅禮記註三十卷 周禮註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十二卷 聖證論十二卷 儀禮註十七卷 儀禮音二卷

喪服經傳註一卷 服制要記一卷

晉 徐邈南北郊宗廟迭毀禮 徐廣禮論答問八卷 車服

雜註一卷

南北朝 王儉古今喪服集記五卷 何承天禮論三百卷

朝儀傳 徐勉五禮修 鮑宏皇室譜三卷

唐 顏籀五禮 顏真卿禮樂集十卷

金 張暉儀禮雜錄四百卷 張行簡禮例纂一百二十卷

會同朝獻禘祫喪葬諸記

論語孟子

漢 鄭康成註古今論語十卷 論語孟子目錄一卷 王肅

註七卷 鄭小同論語鄭志

三國魏 王肅註論語十卷

晉 徐邈論語音二卷

孝經

漢 后蒼孝經說一卷 鄭康成孝經註一卷

三國魏 王朗孝經傳一卷 王肅孝經註一卷

爾雅

南北朝 何承天爾雅纂文十卷 顏延之爾雅纂要

總論五經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 藝文

四

晉 徐邈五經同異評 束皙五經通論

南北朝 臧榮緒五經敘論

史

漢 衛宏漢官舊儀三卷

三國魏 王肅史記註

晉 束皙七代通紀 晉書紀志 三魏人士傳 徐廣晉儀

註三十九卷 晉紀四十五卷 孝子傳三卷 史記音義

十二卷

南北朝 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 百家譜集十五卷

東官新記 臧榮緒括東西晉紀錄志傳一百一十卷 續

洞記一卷 漢韋昭有洞紀三卷紀庖鑿以至漢建安間事榮緒續之

唐 顏猶漢書註一百一十卷 匡繆正俗書

遺記二卷 又名南部 烟花集 王會圖

明 劉璞莒事野述

國朝 高燠湘江弦聞錄 王亦純聞見錄

子 周 太公六韜

三畧 二書自宋元世 陸奧海東司馬法 子李衛公問對 顧谷 取士號武經

七書元明因之 國朝康熙十七年 以論孟司馬法孫吳課武學罷 陰符鈔

一卷 金匱三卷 兵法二卷 又兵法三卷 伏符陰陽

謀一卷 三山五兵法一卷 枕中記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 藝文

集二卷 荀子

漢 鄭康成註九宮經三卷 諸葛亮心書 新書

三國魏 王朗莊周馬撫 王肅政論十卷 莊子音三卷

楚辭音一卷

南北朝 何承天元嘉歷二卷 刻漏經一卷 並合書

百二十卷 顏協晉仙傳 日月史異圖 劉

二卷 新論一卷 徐陵名數十卷 文府七卷

隋 顏之推之 列二十篇 集賢氏三十卷 正俗書

七卷

金 張行簡清臺記一卷 戒嚴記一卷 爲善記一卷 自

公記一卷

張謨誠正錄二卷 張景華攝心錄 穿楊中的說 禦

邊遊說 王之翰金丹秘訣二卷

國朝 高駘天文考 地理鏡 徐公愚風

集 十卷 王餘餘軍機年 徐公愚報

漢 諸葛亮集二十四卷 徐公愚

三國魏 王朗奏議論記各篇 徐公愚

晉 東晉發蒙篇 徐公愚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 藝文 六

南北朝 何承天文集 棲鳳集五卷 元徽書目四卷 鮑

照集 王素螭賦 徐孝嗣集十二卷 顏竣 延之 詩集一

百卷 東海三何文集五十卷 思澄 子明 遜 諸葛璩集

二十卷 臧嚴集十卷 王僧孺兩臺彈事 徐伯陽辟雍

頌 徐陵集三十卷 玉臺新咏十卷 徐份夢賦

隋 顏之推文集

唐 顏真卿集一卷

金 張行簡文章十五卷

明 李驥西菴集 楊光溥沂川文集四十卷 梅花集一卷

剪燈瑣談一卷 素封亭稿十卷 公勉仁東山集 李善

龍雲松集 周眾擒虎記 公躋奎中巖詩草 張景華樵

牧瓊談 山西奏議 公家臣柳塘集

宋日就自淑集 周京金城集 賁園草 王之翰別墅集

公蘊問次齋集 秦士文撫宣奏議 陳主直殷城集 公

蘊小東園集 公襄潛園詩集 申其學真樂園詩 徐賁

病柏聯句集

國朝 劉翰明平山堂集 丁允元疏稿 高駿南圃集 丁時

半奎樓詩文稿 郭會極耕心齋詩集 奎坡文集 李應

薦寧拙堂詩文稿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 藝文

七

半奎新文錄 奎坡文集 李應

山所集 周京金城集 賁園草 王之翰別墅集 公蘊小東園集 公襄潛園詩集 申其學真樂園詩 徐賁 病柏聯句集

龍雲松集 周眾擒虎記 公躋奎中巖詩草 張景華樵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文 自周至元

周

泰誓遺文

史記云太公作漢宣時河內女子所獻又張霸有偽作一篇今不傳而學官肄習係梅賾書故

不錄考搜泰誓以存東海遺經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未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齋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一

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伍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新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

紂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按史記引用書經凡字句

之古與多從竄易此篇或亦經史公增刪仍有牘語乃三代法物傳自漢人不可忽也餘並載於後

師乃餘謙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見詩疏

司馬在前見詩疏引

丙午還師見劉歆三統歷論引○庚不登天甲寅榮亦歸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

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見說苑引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見墨子引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見墨子引今泰誓下

篇與此小異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見毛詩註疏鴻雁小序注引疏云今泰誓文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一藝文二

稽古立政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定律見漢郊祀志引注今文泰誓後漢書班固列傳

註亦引之並引鄭康成註亦云今文○以上二則亦見學齋佔俾所輯

費誓史公傳本與學官肄習者稍異故錄之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于是伯禽

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書作費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牾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

三郊三遂時爾芻芻粳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

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

問官郟子魯昭公十七年

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

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鄉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三

敬姜不哭子

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之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縷經而從者十人

從謂殉死

此不足

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

按敬姜昔人國語檀弓說苑新序載其行事甚

多獨錄此篇者蓋婦人殉夫古以爲羞今以爲榮甚有強逼之死而報上求旌者其識趣卑下有愧敬姜多矣誌之以云也

救

柱厲叔

秦用列子荀子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蕞麥冬日

則食椽粟菡放公有難杜厲叔辭其友而待死之其友曰子自
爲以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杜厲叔曰不
然自以爲不知我故去今難而不至是果知我矣吾將死之以
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不死此直
道而行者也杜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懟以忘身
列子評語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四



...其友曰子自
爲以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杜厲叔曰不
然自以爲不知我故去今難而不至是果知我矣吾將死之以
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不死此直
道而行者也杜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文心雕龍序志篇

雕龍共五十篇今錄其序以括全書

劉勰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效鄒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自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各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常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且而悟迺怡然而喜夫哉聖人之難見也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五

迺小子之垂夢與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輦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攝管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

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
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振華
以奪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語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
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云亦極
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圍別區分原始以表本釋名以章義選文
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折采必籠
圈條貫擒神往圖風勢悠遠苞會通闕聲宇崇替於時序褒貶
於才畧悒悒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
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
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六

或有曲意密源似述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
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
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勞肌分理唯務折
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瓌絡乎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
意前聖所難識在銚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旣沈予聞渺渺來
世諒塵彼觀也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嚙文義
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新論劉涓子論一書繁不
勝載今節錄二篇

崇學篇

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璽練以爲絲織爲
縑紈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雕以文飾而世人榮
之璽之不練則素絲蠹于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
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練則神明
不發遠而光華者節也近而愈明者學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
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

觀量篇

江河之流爛齒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七

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
枝豫章之植百尺而蒔柯其故何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蔭之
而體大者節目疎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混養而無涯徧人之情
必刻覈而煩細

崇學篇

除餘...
卷之三十一

唐

與親情書 駱集不可勝載
錄其官日照者

駱賓王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際索兩年存歿寂寥吉凶
 阻絕無由聚洩每積淒涼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還故里冀敘
 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折簡辱逮沉淪雖未敘言
 暫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某初至鄉閭言尋舊友耆年者
 化爲異物少壯者咸爲老翁山川不改舊時正壟多爲陳迹感
 今懷古撫存悼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彼亦凋零永言
 傷情增以惆悵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有亡之情豈能無恨
 終期轉接以申濶懷此取月二十日接相成禮事過之後始可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八

得行祇敘尙賒傾繫何極各願珍勗遠無所詮某再拜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
 得行祇敘尙賒傾繫何極各願珍勗遠無所詮某再拜
 風寒一卷山賊萬里近年未見其類
 城縣志書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得行祇敘尙賒傾繫何極各願珍勗遠無所詮某再拜

重修費城記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九

宣和甲辰秋九月汲郡張侯受命茲邑下車之初興滯補弊百廢俱舉政事修飭號爲清明老姦宿賊舞手以戕民者莫敢肆其欺因語僚佐曰邑不足治也事有所當先而務有所當急者豈可緩乎歲饑寇盜充斥視他邑爲甚剽劫攘奪吏民惶駭莫安厥居顧茲邑境環山寇未嘗犯萬有一焉其何能禦患當防於未然事至而圖亦已晚矣是大寒而後索衣裘之說也邑舊有城久剝風雨玩歲愒日頽圯益甚治之宜亟請於州牧可之乃夙夜寃懷具糧糗積財用相高早度厚薄議遠邇稱畚築程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九

土物莫不完備於是量工命日越明年春大興工役而築之躬同其佐董役指麾斯民化之樂事勸功衆力畢奮旣踰月向之壞堞缺壘因仍圯陋者皆巍巍翼翼周環鼎新顧不偉哉季春盜果肅聚於邑境山林間衆踰萬數焚劫村落恣其猖獗侯條畫方畧外遣精銳蕩其巢穴內嚴守禦保其城郭群盜破膽寒心不敢睥睨卒迅掃遁逃境內肅清民獲安堵向使茲城不完無以自固不幾靡有孑遺哉城經始於乙巳正月十四日落成於季秋九月凡工五萬有奇周千九百八十步高丈有五尺其廣倍焉考周官匠人營建城隅之制高下廣狹皆有法度而幽詩入執公功在九月築場圃之後故農無廢業侯之制會古人

之意而取裁於心固非拘牽之士所能髣髴而費之民藉之以安勒之堅珉庶以彰厥美而傳不朽云

改建顏魯公新廟記

曹輔

唐魯郡顏文忠公有廟在瑯邪之費曰諸滿村室宇卑陋歲月將圯祀典弗著神不顧享元祐六年弘農楊君元永建言於州曰按祭法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之方魯公守平原時祿山逆狀未萌公能測其端及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與其兄常山太守杲卿首倡大順河北諸郡倚之以爲金城可謂能捍大患矣其後爲奸臣所擠臨大節挺然不屈竟殞賊手可謂以死勤事矣今廟宇不能蔽風雨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十

願聞於朝少加崇葺俾有司得歲時奉祀知軍州事梁侯彥深卽具聞太常議典禮以上春官氏曰宜如請公之遠祖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公居瑯邪之臨沂孝悌里故今子孫在瑯邪者衆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言於縣謂廟地僻在荒棘祈自出緡錢買地祓河之東以徙置之庶幾子子孫孫與其邦人奔走承祀弗懈是年冬廟成楊君以書抵京師曰史氏稱顏公英烈凜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今廟碑將立無文以刻之懼不足以表忠義勸來世也子其勿辭焉余考顏氏蓋出於邾武公之後其子友別封郕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孔子之門人達者七十有二而顏氏有其八其後衣冠不絕間出聞人然則公之知義明

信道篤其淵源有自來矣夫人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君子處之泰然得其所者蓋有以權其義之輕重而已義有重於生則不必幸其生生有重於義則不必致其死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若魯公者學行充行闕肆以發見於事業非獨一時奮不顧死以取名故前抗祿山之師後拒希烈之命不惑於生死之際以明君臣之大義可謂真知輕重大丈夫哉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亂臣逆夫將消縮摧沮不復萌孽於其心矣楊君欲發明公之義烈以詔後世不委於文學之士而猥以見屬豈以余爲知言哉乃爲誌其事而系之以銘曰

屹屹魯公剛實積中學與問博涵衍擴充孝友施家發爲公忠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十一

直道以行執顧我公護日緜踰往罹其鋒祿山一呼逆焰熾天炎于崑岡沸于百川杯水輿耕勢且莫抗屹屹魯公忠誠是仗大義凜然奮裾首倡一清土門數斬僞將十有七州同風順嚮与窮功隳英聲獨暢屹屹魯公不戒于剛婉孌媚嫉假手虎狼公在艱危得困之義有嚴分守卒遂吾志屹屹魯公風於百世泰山之祔魯廟翼翼孰作新之守令其職禋祀苾芬子孫是賞惟廟暨孫有圯有息屹屹魯公與山無極

蘭陵新移城隍廟記

桑 範

蓋聞施政教刑賞佐天子以治民者吏之職也爲吉凶灾祥相上帝以佑民者神之職也幽顯不同其理一而已是故都鄙郡

縣吏以主之山川城邑神以主之守斯土者祿斯土之財賦福
斯民者享斯民之血食施報之義然也惟城隍之神於民爲親
且邇故自京師至於郡縣凡有溝壘莫不建其祠焉蘭陵春秋
魯公食邑楚取之以爲蘭陵縣置令以治自漢迄唐或爲縣或
爲郡或爲國考之前志終未嘗廢則闔堵之設其來尚矣舊祠
在縣之東北湫隘幕塵非神靈所依而又上漏旁空不蔽風雨
里人相與謀曰民居城中神之所庇也今則生生自庸室家安
處而神祠若此得無愧於心乎乃禱於神請遷諸爽塏於北門
之左召城以爲廟建一殿兩廡堂階崇峻繪塑森嚴時祀主敬
有常無怠凡入廟者莫不敬之夫箕子序八政先祀而後司空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三

古之祀神如此其急今國家承平日久生齒繁衍異日增城浚
隍再置郡縣則居是城者益宜思今日遷廟之志而潤色之是
廟遷於元祐辛未至是垣墉始備遂爲記

金
香林館記
王庭筠

承安四年春二月上以右宣徽使張公出守沂州明年公以書抵庭筠曰吾下車奉宣詔條夕惕不敢暇逸今州民始孚僚屬謂吾曰民則安矣公亦勤矣盍謀所以燕息者于是築香林館在思賢堂之東南環階植青梅細梅臘梅數十株開時花氣宜人故以名焉倘有壞垣崇卑不齊乃礮石絡以蔓草蒼然如幽山斫竹開徑回繚蔽翳地纔數畝行者跬步相失疑其無窮也南亭曰雙青東菴曰香界夫爲是者非徒燕息而已蓋將以致思於其中人之思出於心心爲俗物所敗則亂故治心者先去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三

其敗之物然後安旣安而思思乃精吾退食自公隱几孤坐每閱書至酉耳目之所接者乃林風竹月耳無一物相敗吾心甚安乃益思所以事君與夫治身治家治民凡有爲者庶幾無愧焉僚屬初閔吾勤而不知重吾勤也爾當以此意爲之記庭筠復書謝曰公之治沂也馭民寬馭吏嚴橋梁修學校舉野無廢田庭無留訟其爲政播於人者如此政隙游戲翰墨詩句高遠似唐人書畫圓美似晉人豈特似之得其意焉其游藝散落於人者如此乃日坐香林思而得之者歟則其事君與夫治身治家治民之道可觸類而知異時端委廟堂以紹父兄發爲勳業者亦必思之審矣賤子其拭目觀之庭筠旣以此謝且以爲

記公名汝芳字仲賢太師南陽郡王之子平章政事奉國公之弟高才絕識言議英發風標玉映氣壓一世云

天寧萬壽禪寺記

仲汝尚

琅邪之佛寺在郡治者凡六區其五爲毘尼其一爲禪那今普照是也當守城之西南有古臺巋然出於城隅臺之雪竇有廢池流潦渚焉耆舊相傳臺曰曬書池曰澤筆其地蓋東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故宅也昔晉祚中缺元帝渡江臨沂諸王去亂南遷乃捨宅爲梵宮世紀綿邈真僞莫考往歲嘗得斷碑於土中字雖漫滅尚髣髴可讀招提復興之代實自後魏至有唐孝明皇帝卽位之九年始賜額曰開元宋崇寧初輔臣建言請詔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四

天下每郡擇律寺一更爲禪林遇皇上誕彌之月爲祈延景命之地制從之郡以開元應選自是改稱天寧萬壽禪寺逮廢齊居攝專用苛政理國知衆不附尤狹中多忌凡浮屠老子之居曩日所嚴奉以祈福者一切廢草遂易天寧之號榜以普照開元遺址因古臺爲基下偃闕闔棟宇褊迫在我法中所當有者皆廢缺未備不稱寶坊之制歲在丁巳妙濟禪師覺海始來住持入院之四年乃議改作衆懼難成姑欲因陋經始之初異論蠡起拱手旁觀待其自敗師志先定屹如山立終不可搖時奉闕上將軍渤海高公召和式適守是邦與師昔於過去劫在無量佛所植宿因至是機緣會遇針芥相投公命首墮雉堞以達

截漚夏梁石爲梁跨望月湖南臨廣路於指顧間已盡闢湫隘
爲空曠之境矣復召百工授以成規自當陽聖位次及方丈建
僮隸所偃息皆標立區所期盡新之益出已貨力往給經費且
示苦忍降伏偷惰畚鍤斤斧所嚮輒以身先於是郡人感其誠
莫不風靡遠方檀施亦破壑捨墮助作大緣憧憧往來相踵於
路以故費用饒益魔失其便寒暑未幾悉滿初願師又於大雄
殿之北創立廣廈聚竺地所傳調御所說五千四十八卷之經
爲大轉輪藏發機於地棲匯於輪鏤此岸旃檀諸香象須彌山
及阿耨池八方龍鬼出於水際各持金草現護法相諸天寶宮
彌覆其上一一天宮有諸寶欄楯一欄楯有諸寶天女執妙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音樂歌舞讚佛復有無數化身如來坐獅子座爲百億天衆放
光顯瑞說無言法機輪一動聖凡出沒千變萬化金碧相錯耀
人心目如劫初時風激水沫湧爲七珍蓮華藏世界不可說宮
殿以萬化成微妙奇巧工告訖事師擇九月辛未集山東十八
郡大長老洎傳戒宿德建龍華會七晝夜以落其成幢蓋鐘鼓
填溢衢市緇素數萬人遐邇咸會觀是勝相皆讚嘆隨喜請採
石斲碑紀述希有傳信無窮求文於中陶仲汝尚以記其事汝
尚曰先佛世尊不滅鶴樹千有餘歲至東漢二葉教流震旦訖
於梁氏始弘闡有爲出世空術盡成名相我達摩初祖自天竺
西來救其末流俾涅槃妙心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益光耀於像

法自此天下之言禪者皆以明道說理爲宗不泥教律惟師生於西蜀棄萬金之產來爲沙門親近知識求無上道叅承咨決已得法要固當高提祖印直指人心乃建塔廟嚴像設同二乘小果希人天福報此禪流後學所以竊議致疑於師也然汝尚嘗聞師之言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吾以如幻三昧遊戲世間雖化大千盡爲佛刹其中寶供最勝第一種種具足吾之妙用未始有作也昔貞際之住東院不聽大禮越動一草以廣其居是誠古佛用心然不可爲叢林法吾懼末世比邱喜虛誕者競爲大以欺佛遂有假如來衣竊信施食視法宇之成壞若行路之過逆旅曾不介意或問其故輒謬曰古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六

之人固如是也以至上兩旁風覆壓是虞乃挈鉢囊逡巡告去有如諸方建化率由此轍則寶莊嚴道場往往鞠爲茂草如來遺法其能久住世乎敢畏多言汝尚唯唯乃序寺之廢興緣起俾刻諸石以告來者時皇統四年十月二十日記

論輿屯忠孝奏

張行信

參政輿屯忠孝平生矯僞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害物忍而不恤勾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軍負民錢抑不令償東海欲用胡沙虎舉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薦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請籍沒其子孫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沒其偏黨不公如此無事之時猶不容一

相非才况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

蔡奏紘石烈執中上書

卽胡沙虎
崇慶二年

張行信

胡沙虎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強梁媚近臣以求稱
舉執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退擯取官
物杖殺縣令屯駐嫺川乞移內地其謀畧槩可見矣欲使改易
前非以收後効不亦難乎才誠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必
老舊始能立功一將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

元年

罷執中明年復召至中都預議軍事見
行信奏乃止行信時爲左諫議大夫

請暴紘石烈執中罪封事

卽正刑賞疏
崇慶二年

張行信

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卽列爲諸侯東海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七

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胡沙虎握兵入城躬行弑
逆當是時惟鄞陽石古乃率兵赴援至於戰死論其忠烈在朝
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幾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
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下之義氣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弑營陵
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胡沙虎國之
大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
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爲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倣元
嘉故事亦足以示懲戒

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
鄞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

康告
遷賞

重修費縣學記

張養浩 濟南人

費在春秋為魯屬邑歷秦漢魏晉而下皆縣焉廟學之興見諸碑誌者金皇統中嘗一葺之國朝大德間又一再葺之今日三紀矣向之丹雘者皆已剝落而傾覆者且將壓焉泰定二年郝源來為是邑謁廟慨然遂以茲役為己任於是偕監縣六十八簿各捐金有差其他聞風願助者相踵恐後輿力既集不日為殿三楹東西兩廡若門屏齋堂文武堂靡不整飭規模視昔殆什伯矣明年三月落成之日郝君謂僚佐曰維是廟學賴諸君助余有此輪奐夫古人有營必記者蓋以告成功勗後來也苟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六

無文以志彼後至者不且無稽哉遂命縣史崔顯祖走濟南以記文請竊惟聖元之於儒教其崇尚古無與倫取士之制貢舉外科目尤多有隱晦焉有茂異焉有歲貢焉有郡邑校官焉有館閣薦用焉有州縣路吏之辟焉於戲士生斯時亦幸矣往年叅議中書執政病仕進太雜將令天下學者一歸科舉其餘所入咸壅塞焉僕謂古有之廣羅賢俊若然則不謂之廣矣其議遂寢雖然抑嘗論之國家之於斯文優之如此其至取士之途設之如此其寬然實才真學每不多見而浮華蠹政鬱於世務吝所見矧午於以見國家未嘗負儒彼業儒者則有負於國矣嗚乎自今以始其務天理而心人文而躬厚其積以需其庸毋

離於患毋佞之從毋後義而首功如此庶不食悠悠之言於他日而人才輩出亦不患其不能移風易俗登斯世於三代之隆也郝君死牆人字源甫源其名蒞政有聲觀其鏡志於學而才若識可槩見云

復置蒙陰縣碑記

張養浩

蒙陰爲縣尚矣入國朝尤號富庶後由逆瓊搖青州民傾駭十去六七而蒙陰遂殺爲新寨且鎮以巡檢司其故縣事則以沂水縣兼焉迨瓊誅亡者漫復歷年旣久父老劉養恭輩以生聚日殷駸駸焉承平之舊而邑事尚仍沂水揆厥名實相戾殊甚且蒙陰距沂爲里二百里懸道阻比達凡歷山若水百十餘所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九

官而走公民而走私罔弗病焉遂相與狀其難上之乞復厥舊時仁宗皇帝踐阼之四年延祐乙卯春中書具其事以聞制曰可於是以前高密縣主簿武秀肇尹是邑而所廢若廟學若公署若傳置咸葺一新自是以後吏無奔走之煩事無掣肘之患令於此者得旦夕與民相親治其田野植其桑麻講令讀法之下某也良某也秀悉得諸目見耳聞其賞之也殷勤而面諭之其罰之也咨嗟而懲戒之有家人父子之親無上下睽絕之慮於以復太平之盛事而成禮讓之休風不亦易哉於是立石而爲之記

修日照文廟碑記

傑

大以夫子主斯文之統壽吾道之脉功德並隆不以位而得常祀於無窮緬夫漢高過魯祀以太牢而學校之有祀始於東都郡縣之有祀始於唐貞觀十哲七十子侑祀於開元宋元豐間增孟子配享荀况楊雄韓愈從祀與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例若周程張朱足爲往聖繼絕學顏曾思孟而下統緒之相承可考也我國家混一寰宇循古右文褒崇聖道表章聖學增魯齋許文正及加顏曾思孟二程子朱子之徽號其尊也至矣日熙乃青社所轄雖有夫子廟貌從祀圖像歲久剝落至正辛卯從仕郎縣尹仇敬來宰是邑以興修爲念首捐俸以倡僚屬靡不樂助正殿西廡主膳之堂輪奐一新聖賢儀像添補繪塑大小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三

之學來游來歌者踵接於外甚盛舉也愚竊爲作新夫子之宮乃吾道盛衰之機正今日天子崇文致太平之美意而監都公可謂爲政知所先務者矣夫學校之興廢關於世道甚大政之得失俗之澆淳實由乎此今廟貌之尊嚴欲以起人心之敬正所以爲世道計也蓋學校爲育材之地有行有文之士所從出將見海隅之民漸摩涵泳人詩書而家禮樂他日爲孝子爲忠臣皆監都公宮牆之化也文學士友請文於予願刻金石以垂不朽夫魯侯修泮宮而播美於詩文翁興蜀學而見贊於史周漢芳躅俱可遵式是宜記之以爲當代傳史者告

皇元混一天下世祖皇帝詔下郡國勉勵學校敦厚風俗教化
大敷又以明經修行取天下士人心翕然日趨於道於是山東
臨沂縣遂建會子書院舉秦漢唐宋以來千七百年未有曠典
何其盛哉夫天地之道非聖人不能體聖人之道非賢者不能
傳夫子之道雖與天地同流而傳道之功則曾子爲大蓋顏子
於聖人具體而微然得於心而不示於人敏於學而不傳諸書
又先夫子而沒志有所未就微會子立於斯道絕續之際則近
而思孟何所據以傳遠而周程何所適而得哉且曾子之年去
夫子懸絕當其聞一貫之旨不可謂不早故聖門之有曾子殆
天授之以爲傳道計也會子有功於聖門如此而臨沂爲生聖
賢之地沐禮義之邦至千七百年而不知設學以祀會子迄於
子孫式微故宅遺基泯爲民居莽爲荆棘一旦乃有發其良心
慨然以爲已任而興起之豈非我朝道化極盛薰陶涵養之至
而後然與倡是舉者前副提舉管文通和而起者凡十餘人上
下合志不日而成得請於朝省以會子書院爲額嗚乎美哉吾
儒幸生極治之時車書萬里絃誦連城蓋將杖策鄒魯觀禮器
於曲阜之廟想春服舞雩之風而後揖遜周旋以觀書院之新
制究先聖之遺言補其學之不足豈非千載一時之遇歟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三

下野亭記

張文翰

郡治東可百武因城以爲臺因臺以爲亭初不知構之何時至

元辛巳余自海上還苦以達是境乎田沃壤四顧豁然甚快人意越翼日郡僚導余至亭上視其榜曰平野前守儲天章之所重修也酒再行諸君問名之所以余謂沂郡春秋時齊魯之地戰國屬齊楚後魏置北徐州蓋前人取杜詩平野入青徐之語耳雖然方國朝甫定四郊多壘烽燧不息昔之平野非今之平野也及廬宋旣平黎民復業烟火相接今之平野豈昔之平野耶諸公當公退之暇與一二僚屬憑闌聳目望武城則知子游之故治可不思以絃歌爲政乎望蒙山則知老萊之舊居可不思化民之孝行乎望顏祠則弔真卿之英魂可不思守郡之忠烈乎否則雖稻麥如浪禾稼如雲足以爲宴游之遠景暢詠之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三

美談恐非命名之義諸君起謝曰旣聞是說願刻石以識余拒之曰郡之靜治堂有鄭子聃記香林館有王庭筠記雨聲軒有劉象先記鄙何敢爲諸老繼顧拒愈堅而請愈力是年夏六月晦日乃書以爲茲亭記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二

文

明

修沂州治記

大學士 商 榘 淳安

沂州古邳邾郡地凡學宮分司公館山川社稷壇宇初自前代歲久弗葺日就傾圯成化己丑知州張雲以治濮有聲乃改治沂未幾政平訟理人和洽越明年秋復大熟遂慨然以興廢爲任謀諸同寅同寅協恭詢諸吏民吏民協應於是鳩工掄材斧斤版築之役借作先學官次分司公館次壇宇舊者修之缺者增之且崇之使高闕之使廣規模之善非復昔比鄉社里老者列狀請文以紀盛美夫事之興廢在人功之成否由衆世之居位者或安於偷惰雖欲有爲民將玩而弗從或過於苛暴雖有所爲民亦弗樂於從此事之所以弗立功之所以弗就也張君治沂不數載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以沂之人治沂之事成沂之功非平日慈祥愷悌足以感動人者不及此安得天下良有司皆如張君者與之言治理以加惠吾民乎始爲之記以俟來者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一

重修沂州府志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二



重建沂州學記

同 貝公遠

涉淮而北至下邳陸行三百里有城曰沂州沂水發源沂山南

流經城東故名禹貢屬北徐州自秦置東海至明省臨沂縣入
州統屬二縣曰郟城曰費以漢地里志考之今州界東北不盡
郟邪故墟而西南反包絡東海之地始王師下山東太守羅君
判官施君伯起及余三人奉上命來是州蒞事之初謁聖無廟
訪之故址在城西隅有石表及周垣其中古栢數株尚存議新
建之屬城邑新附政繁民疲越明年歲豐人和流亡四歸百廢
稍舉方欲命工經始而境內材木經值兵革斬伐無遺乃撤浮
圖氏廢院而爲之命吏目陳以道董其事踰半載而大成慶及
兩廡儀門齋舍講堂始成選師儒設生員教授其中置祭器朔
望行釋菜禮於是大守諭於衆曰夫沂在魯南有孔門弟子曾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參漢貢禹王吉蕭望之諸葛孔明晉王祥爲之先賢其人漸摩
道德禮樂爲中國衣冠之域有自來矣至於天下有故南北分
裂于戈相尋人皆習於戰鬪甚則遭罹兵燹死亡殆盡狐兕穴
人室者多矣今奉聖天子神武混一海宇群生以寧我輩任撫
字之職興學校施教化返古衣冠淳美之風其有難乎然三綱
五常天所賦也使沂人皆知誦孔氏之書習堯舜之道躬行而
心得之則他日見多士濟濟之中有孝如曾參王祥忠如蕭望
之諸葛孔明者出而爲國家之用豈徒如蜀郡文翁之興學校
而得夫司馬相如王褒揚子雲文華之士哉在爲政者毋廢墜
吾子喜學校旣成而民俗將變遂不敢辭固陋謹書而刻諸石

使來者有考焉太守羅君希孟長沙人施判官新安人余會稽
貝公遠也

康公祠記

張景華 郊人

正德庚午流賊突起其年冬今都憲蘭谿唐公尹郊北上應朝
恒惴惴以地方事是懼召集各鄉素號勇敢者若干名赴縣協
防防守縣幕康君用心趨事唐公委托之越明年春賊勢滋熾
瀋城池外開三濠銃砲芻糧百爾攻守之具俱脩復以忠義危
言感激之人心益奮賊初環城攻且急多被我擒戮賊深恨思
報之既而往返糾眾日夜攻我復據隘設伏開門迎擊賊智窮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

膽落遂遁去當道廉訪奏薦唐公得加俸二級康君亦屢被獎
勞焉我國家治平日久武事漸弛倏遇盜起望塵束手奔潰迺
匿之恐後孰知攻守爲可恃之策耶唐公倡之康君從而贊襄
之吾鄉人得保首領及家室之樂以有今日者豈可不知所自
哉然此特危急守城之一事耳平日之政教撫恤如興學校均
糧差省財力革奸貪禁賭博扶弱抑強崇儉斥浮凡可以通滯
弊而厚國本者無所不用其誠康君雖處幕職躬勵操有君
子之風夙夜殫力以裨唐公之政教亦與有勞焉唐公去任民
思之不置乃建生祠祠前尹遂寧席公並肖像於其中歲時瞻
拜以伸戀慕之意壬申歲康公卒於郟城人追念其功不可泯

亦爲建祠肖像以祀君諱友惠字濟民潞之全椒人也祠在縣之北席唐二公去思祠之後焉踰月落成父老請次第其事勒石以圖永久余不敢以蕪陋不文辭若吾鄉之義勇姓名及擒戮功次亦載諸碑陰將以爲忠義之勸也

易農器申稿

日照知縣 杜一岸

青州府莒州日照縣爲易農器培王業便民生以保治安事竊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者食之所自出也農事不精田之所出不足償其功之所費民何賴以生農器不便民生方憚圖事之難而心歎收功之不易民何賴以食夫以所出不足以償所費豈惟弗得食而一切賦役雜差又咸望于此則是地不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

利民而累民民將畏難而不耕畏弗利而不耕畏食與費而不得地之實惠不耕此山東之地所以不值價而多荒蕪非民之不欲務本業之過農器之不善不便于用之過也農器之制自后稷始后稷之器如犁一張止用小牛二大牛一驢羸馬匹不得閑散而悉効力于田畝之間其器輕便而利于用也后稷之教躬于岐豐而風于天下是以躬者得其真風者肖其似無論山東一省卽以卑職所治邑言之卑職始任見田畝之間每犁一犂四其牛力而拍抹等器亦然詢及農夫一犁四牛之故則曰土頭甚重非四牛之力不足以耕也且問一日所耕地幾何則曰多者三畝少者二畝又問一犂牛一年耕幾何地則曰百

又同驢贏馬匹何以不耕則曰耕甚費力驢贏馬匹力微而
性急耕之恐傷其力而不足以全其生始以爲然繼而詳勘其
犁俱甚大鏵頭禿而不銳拍齒方而直抹體尾長而不徑捷始
悟曰天下之地孰不可耕而入若分輕重則大謬矣農器之惡
誤業至此無怪乎農夫習而不察也早職聚農于野細細講之
以爲稼穡之教始于后稷后稷制器于早職陝西豐岐之地其
犁體牛于此犁其鏵頭尖銳而旁鋒入土甚便一犁止用大牛
一如小牛二驢贏馬匹無不效力民始以爲不信早職卽差人
至原籍取其各器使民一一試之民見其兩牛之力耕之甚速
而所耕之地且倍于四牛間視向之用四牛者大覺不便又令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擇般善勸農者作前器如法專教四野二年之間農業之易十
之七八譬如本縣九千三百餘頃地畝百畝地向四牛今止用
二牛省已過半通計九千三百頃畝地歲可省牛一萬九千許
且省一萬九千牛之草料牧養之力而所費之功半所得之利
倍且昔日牛不足而合俱強者爭便而及時耕弱者有時雨而
不得耕則嗟怨嘆號之聲不忍聞知如此器可以去合俱之害
也一歲一縣省牛二萬隻歲歲當省幾何一縣省牛二萬隻倣
而行之槩省當省幾何一縣歲去合俱之害而民悅行之槩省
歲歲當去無窮之害而收無疆之悅民不畏難而樂意開墾二
年之間本縣幾無荒田若槩省如此可使野無輿草地皆獲利

國家陰有安富之福矣

杜侯清丁減徭賦碑記

王 塾

皇明賦役之法大都因戶制役履畝計徵載在令甲炳若日星
二百年來萇楚大東之咏在在有之民力凋瘵常賦多逋大司
農又以催徵計吏吏以取盈督下令奚啻東濕公私兩竭可虞
也今皇上龍飛御極節用愛人朝議始建條鞭法詔天下行之
漏卮漸塞苞苴不行民稍稍稱便然里社蒙奸狐鼠托據強者
食不稅之田弱者負無田之稅均平謂何譬之千鈞之鼎眾人
扛之也易一夫舉之也難此長慮却顧者所由惓惓焉日照縣
丁地在國初丁受役者十二萬有奇地井受者五千頃有奇至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嘉隆間視洪武不逮萬歷初元視嘉靖又不逮力罷於偏重畝
半於蒿萊隱射蔓滋飛詭日衆兼之魚肉土梗視民有陰慘而
無陽舒生聚胡繇繁哉歲已丑關中杜侯來令茲邑憫黔黎之
困億嘆力役之不均按閱圖籍循行郊野洞悉民瘼越明年弊
釐廢舉政通人和慨然與民爲息肩計乃下檄八十三社若長
若衆明示以意三令五申之已乃坐密室固扃鑰禁譁囂內者
不出外者不入集各鄙鄣長闔外曰東鄙若長來而社中丁幾
老穉者幾未入籍者幾硯鹵之壤幾衍沃之壤幾不賦之壤幾
而內舉外舉而不以情實見法與坐復三令五申之進南鄙北
鄙西鄙若長前令如東鄙於是各鄙鄣長咸會侯意罔有蓋欺

澆旬之間丁漏而入籍者二千六百八十有奇逃亡復業者三千三百有奇流移願入籍者一千有奇地隱而負稅者頃二千七百有奇侯乃以丁之餘者田賦之羨者哀力役粟米之徵勿使重困徵丁以九則由上下下昔以八緡今止七銖力隨則減地畝則合見徵墾闢隱漏之地舉肥磽沃鹵一例徵之租入昔之半濤洛信陽安東石臼竈地民田均得末減低昂盈縮哀多益寡損重就輕物力不竭國賦常盈催徵靡厪供輸減易何異出水火而稚席之也始時邑人困於重賦今得息蘇始時邑人鬻子代逋今乃贏糧景從始時邑人家相棄無所底止今乃聚廬而處得永厥居是侯大有造於照也噫嘻後之繼侯者不以明作先良法改弦易成功政不必已出惟期民安法無嫌自人善鈞從衆若參代何庶幾常治之道乎不肖如塾見侯竭力勤治愛民慄慄凜凜德讓君子蔑以加矣因記之碑詔於將來侯名一岸字子登號道所西安之澄城人有治行丁地調均詳載邑志

沂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八

修日照明倫堂碑記

教諭鄭鑽

學校王政之所先務也其攸係豈細故哉夫民生有養匪教何與圖治故必立學校以教之俾民知禮義則賢才盛風俗淳治道以之而立自唐虞三代以迄於漢唐宋未有外學校而言於者也我朝列聖相承法古爲治自京師以至海隅郡邑罔不有

學有教憲綱之頒諄諄以修理廟學爲務明詔之布懔懔以養賢圖治爲心然有司奉承有祗有怠故學之振舉有能有否口照有學將二百年于茲肇始于金人陞鎮爲縣重立于國朝洪武初元歷年旣久風雨震陵黝堊日就漫漶棟梁日就傾圮天順癸未山東按察司僉事周公濠奉勅提督學校適壺關路侯慶來知縣事相與祗承德意以修建爲己任乃因堂舊址增廠深廣測景正方鳩工掄材柱石仍其舊規加以琢礲焉梁棟負諸南產擇其鉅壯焉椳桷節榑因其地之所產埏埴蜃灰取其地之所出役召諸歲時之趨事者而民不告勞焉費出諸公用之節縮者而民不傷財焉堂成親扁揭額新鐘在懸采繪煥然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九

改于舊觀經始于成化丁亥春正旣望落成于夏五月朔經營調度始終勤黽則判簿吳侯英同志協贊用克訖事則有二尹侯福幕賓安昇焉鑽忝席臯比目覩其盛用志始末以垂永久仰惟文運之泰關乎國運之亨賢才之興起由乎賢尹之作人矧日照密邇鄒魯聖賢所過化海隅所靈鍾人才之鼎盛從古罕儼若殿元張公行簡家學之源委太鴻臚劉公順政績之著聞進士陳公達甲科之榮耀與夫典政典教布列中外皆學校之所由出也諸生生長是邦不樹耳目之所濡染吾知朝夕會揖于斯朔望會講于斯歲時會飲讀法于斯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尚思耻美前修象賢往哲其必相謂曰果若何而無負于朝

廷之所作養也若何而無負于憲臣之提督也又若何而無負于賢尹之作典也當益懋乃學益勵乃行他日出而用世當益有光于前人也然則賢才日盛禮義興行風俗醇美其於王政也豈不庶幾有補萬一乎哉小雅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周頌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尚當爲諸生誦之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當爲賢侯頌之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十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一

宗聖祠記

沂州何格

宗聖會子鄆子曲烈之後也曲烈少康少子國於臨沂之西境
鄆城其故墟也春秋魯襄六年莒人滅鄆昭公四年取鄆方莒
滅鄆也鄆太子巫求屬於魯爲之大夫弗與興滅而取於莒慘
孰愈焉巫於是改鄆爲會遂以爲姓巫生阜阜生黠字皙皙生

曾子曾子生三子元申華孫西四世皆賢不仕於魯以取郈故
皙以狂自廢孔子未嘗裁之察其志也曾子敝衣耕於魯魯君
請致邑焉固辭以爲受人者畏人曾氏郈人也安得不云爾邪
其居武城也寇至而去之安知武城非郈邑而魯取之不然曾
子雖父師片言排難遏劉保我墻屋義固無害者其謂以亂攻
亂非其國人也又何與焉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蓋將求從政
於聖人之門云時曾子之學不在顏氏下弗以告哀公者知其
必不仕魯故也孔子般人也轍迹徧天下獨於周王無見焉失
國之裔義爾也格也讀曾氏之遺書而辱在郈子之故國嘗考
明其世裔爰立宗聖祠於沂別室以祀宗聖之先子皙合其子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一

曾子元曾子申曾子華孫曾子西門人公明子儀公明子高公
明子宣樂正子春陽子膚子襄子沈猶子行配焉門人七人者
咸武城人也

重修一貫書院記

王天爵

邑有先賢曾子祠揭曰一貫書院蓋昭其傳心之得統且以範
來學而示育才之意也昔先聖孔子闡心洙泗以覺來世群賢
中獨得其宗者惟曾子爲最今觀其言如三省弘毅大學傳真
足以發聖蘊續道脉開聞知於萬世矣當是時郊於魯爲附庸
曾子嘗以道貞教於郊郊人遵其教以仰窺聖緒及沒而祀於
鄉蓋宗之也舊祠越縣洽西北五十里在石梁鳳凰山之陽元

亦建書院設祭器藏版著書於其下
祠遠且圯移之城以便祀事然其宇隘而垣卑又毗豐稷居
中人出入狎視罔禁春秋展謁塵莽淒目不堪以陳俎豆邑侯
關西趙公崇儒尊道方圖整飭乃醫士官蔣君勸慨然自任不
由委托不假募助出已貲而更構之堂高以廣垣堅以巍門嚴
以邃且欲樹屏以肅觀聯廡以造士蔣君之用心良勤矣夫聖
賢之道無所爲而爲非若世之所謂鬼神操禍福以馳騫天下
也乃鄉人專祠之蔣君修其廢士庶樂其成何心哉好德之真
心也人人有好德之真心則人人有曾子之心人人有曾子之
心則人人可以唯一貫誠本吾所同於曾子之真心充以曾子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三

之實學精察體認於物感之際殊途百慮分至沓來悉以吾本
來之真應之則靜中皆天觸處皆道心神卽曾子屋漏卽書院
一貫傳真之秘旨於我而再唯之矣是爲得先賢啟後之心是
爲稱聖朝養士之意天下國家亦庶幾有攸賴焉工成索脩爲
記爵邑人也將與諸同志升堂觀輿以私淑心學於萬一曷敢
以不文辭遂僭爲之記勒石以昭不朽至若義學義田去思祠
諸所建神廟凡蔣君之可紀者各有碑識之今可無贅云

日照巨峯寨記

武選司崑
郎中

巨峯在日照西南隅青州兵備所築也爲古瑯琊地西距沂濟
東北瀕海實東秦要害之區我國家建官具有深意或營土以

分防或屯田而遙制而又...之...者所以...而警急也
嘉靖興治東海不波廷臣有議置...兵備余時在職方叨聽
議論曰海上之山多礦鉛伐菹煮海利莫大焉夫天利者盜之叢
也礦鹽者天地左藏也多礦民獷多鹽民鹵盜由生也兵備是
庇天子曰可於今年十年三邊厥司得我東汾東汾康姓各天爵
臨汾人因號東汾居士嘉靖癸巳來興茲土首詢黃髮者黃髮
曙曙更事必多曰維礦夫鹽徒青州禍貽念哉鑿哉越明年鹽
徒擾南鄙東汾檄兵往平之至則狼籍居民去矣或曰鹽徒者
東西南北人也其散若颺其合若鳥助助勤勤出沒無常不爲
之所無以杜絕亂階東汾聽輿人之謀請之巡撫袁公巡按方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函

公曰鹽之於人譬水火也官鹽之法害於私販民嗾其情是故
販者假水火以剽竊人所謂潢池之盜也又突出無常疲我奔
命寨守善勝可備永圖盜息邪心官鹽無滯又兩得之也夫防
民之情甚於水火東西草莽匪盜鹽是憂寨不可少乃相土得
巨峯山傍淮海之交控喉扼吭爰築斯防爲之寨柵營堂宇立
門屏製金石之械屹然爲一方巨鎮榜曰巨峯分青州衛官軍
營州日照土兵備守之鹽徒以寧患竊謂東方之患鹽人盜火
曠人盜山亂...也曠人躡捷善戰習於山嶽...之區馬不及
旋射不及發一人足以走壯士乃東方之高兵也今皆在龜

中卽上...人故善用之則...

玉堂之變顧制衡者何如耳余見東汾與之以誠旣多謀以破其黨又養銳以脅其變復招徠以羈縻其徒此康子築無形之寨以治礦人而又在堂宇屏藩之外也後之兵備茲土者或不以少此哉寨創自嘉靖十三年董斯役者莒州知州林渠淄川尹李信日照尹顏繡

蒙陰重修文廟荆建齋署記

公 蘇邑人

蒙陰縣學宮建之者表於郭以嚴時之不易日就傾圮廊廡之瓦飄焉其所陳主委於塗泥堂皇側偏不設圍垣有司以時至進諸生而問業輿臺廝隸闌入而環之異事起則冠裳雜呵衛以趨卽所謂二三廣文之署大半荒蕪矣凡此者皆有司責也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二藝文

五

然有司往往莫幸於時序之頓遷退託於資力之未辦而壞者益壞云癸卯冬濩澤董公來蒞蒙事瞻拜旣竣目睨而色愀不踰旬卽語諸士曰右文之朝根本恒於斯當吾世而使俎豆之區入於綦莽非異人任也今與諸生約吾而恡吾財斯吾力以不終事於泮宮者吾之責泮宮實枚之後而不寢我嶽嶽講明其經術以負此大東之秀者諸士之責諸士曰謹受教於是奏記司府以官帑出值以民力給工易腐以新俾壞以整匝三月而廡舍之修者三十楹明倫堂之前荆而爲門者三楹博士家之拱而爲堂翼而爲廂傅而爲廚爲室者各三楹事成諸生張君政張中式等過龜使文之龜曰今人皆知三代之治爲盛不

可及不知三代之盛皆以興學育才爲本是以黨庠塾序之中
有州縣以會禮射有鄉大夫以察行藝正齒序者有黨正教孝
弟者有族師於是乎化行俗美彬彬焉雍雍焉一衰於秦而滅
之以資督責再衰於唐而廢之以騁浮華則古人造士之意漸
滅盡矣余嘗爲之說曰秦以天下爲可以法令治故盡去其禮
育薰陶之教以成其大急小絕之機唐以人才爲可以詞華盡
故獨存其風雲月露之文以養其綱解目墮之勢宜乎其人才
不視古而盛治道不視古而隆也皇明肇興郡縣無不置學即
古者黨庠塾序之遺意然而法弊於相沿人靡於政怠甚至於
衆泮水之芹藻辟雍之堦砌汙之爲行潦而鞠之爲茂草者則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秦職者之過也嗚呼天下事有視之若緩而實急急之若輕而
實重者不可不實力焉夫世道之需人才急矣今日之寓於黨
庠塾序之中卽異日之升於司徒升於司馬者也以天子之股
肱心膂所成育之地而視之爲莽蒼之野可謂重乎間有好事
托言任勞前以俟後曰吾待之能者也後以承前曰吾所以仍
舊也循此以來日以闕日而莫爲之開莫爲之繼可謂急乎余
每比而論之人情莫不有所私者而獨於公則忘人情莫不有
所利者而獨於善則輕神之林鬼之塚崇飭而資冥福焉上官
之署過客之郵塗抹而待警欵焉何也視之以爲私且利故也
正若翊一義舉其於名也甚公其於事也甚善然猶不肯一輕

措手則事之難於此者何望乎是以君子讀思樂之詩而知魯之所以興讀城闕之詩而知鄭之所以弊也今公以安定循良再履蒙任璽書之使俟以且晚以彫敝之蒙方補不暇給正所謂時序之可延而資力之可委者乃下車無幾時而以此請也則其心非畏事者之怯於擔尤非沽名者之市爲譽矣公真能任天下事者哉今諸士之儼然過不佞以有請也殆出於德公之誼欲於此巍然之石以共永固甚盛心然不若反而庀其業朝於膠庠而暮於槐鼎也則四方之人皆曰公之所造士者如此諸士之得於過化而速肖也如此詎不灑濯其性靈而敦敏於本教哉由一蒙而及天下之遠則公之率作者神而諸士之報公者大報公固在諸士矣又何俟於余之言乎公諱嘉謨字子良晉之澤州人壬午鄉進士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七

玉泉枕流亭記費縣

周書

東蒙之陽饒佳山水其岡巒廻伏林壑縈紆在關以前則爛柯庵最勝由爛柯折而南十里許琳宮梵剎相錯其間而玉泉觀最勝觀在上治鎮迤東數百武泉流涓涓迸出崑岫下淙泓曲折匯而併川游鱗浮藻鮮澄可入庚戌春余避囂入山假寓壽聖院之僧舍相去旣近時偕二三同志徜徉於玉泉之側或竟日遲留或月出忘返醉則枕石醒則哦松白眼箕踞而視塗之人負者休乘者下莫不臨流就蔭欲去低徊少焉陽景西掛雲

歸鳥還但聞水聲潺潺而樵詞牧唱已廢和前村矣顧其地闊
寂鮮冠蓋之遊其流下注無灌漑之利故聞人騷客亦未有過
而傳之者余謂梓澤蘭亭洵多勝事而箕山有洗耳之泉潁谷
有棄疏之水亦足映徹千秋非必鳴玉花間考鐘石上始爲林
壑吐氣也泉之側宜亭余乃與同志曹公廷珙等謀因地鑿石
而亭之引諸泉環注其下人謀旣協群力斯集不逾時而亭告
落矣制從堅固飾陋丹堊可以待風雨可以供偃息暇時一憩
止焉若山增其翠泉益其碧長松茂檜暹水遙峯俱奔赴於杖
履之間以助其吟眺而盈盈一泓遂爲東蒙勝概已嗟夫自有
宇宙卽有此泉乃志乘不載諷咏無述恩辱於田工牧豎者幾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二

藝文

六

千百年茲幸吾輩揚扈風雅陶寫絲竹自謂與斯泉有夙昔之
緣而又皆寂寞枯槁嗒然世外之士豈由水之遇合亦有定數
不但有情者爲然耶必若柳子之自愚至取溪谷而并愚之則
余負此泉此泉不負余矣今顏其亭曰枕流標其致也亦以志
吾志也昔萬歷庚戌孟冬九日記

普照寺香火田記

沂州

林茂桂

晉江人

邠邠之有普照寺傳爲晉右軍逸少故宅其曬書臺澤筆池猶
巋然滙然若覩也寺重創於金皇統四年碑出仲汝尚記集柳
公權書是寺亦遂藉王宅柳碑重於世歷代長遠寶嚴不改諸
比正原無恒產特以相傳衣鉢尙俗祈福禳災待檀越舉火以

爲常侍龍蛇直歲東方大祲流亡枕藉骨肉天性不相顧孰顧
彼毘盧者諸比丘益窘窶至罄其笥服孟噐買粟於市仍弗給
然雖餒乏頓蹄香烟鐘鼓罔敢墮斃則西方不滅之教哉其明
年觀察戴公節鎮是邦輯綏撫來瘠者甦徙者復島無鯨鱷野
有坻京居然拯溝壑而登諸衽席顧寺僧之窶猶昔也公甚憐
焉檄司綜得埠東社絕田二頃五十七畝給以供香火諸比丘
獲所未有謀伐石頌德公弗許越明年余以遊岱至棲於墨池
僧人具述公給田故而宋守復體公意將給田定下則以便賦
輸於是寺僧愈念公德不忘托余爲紀歲月夫梵宇琳宮布塞
宇內一普照僅當大千之一塵叢林中王公貴人爭獻琳寶供
費以千億計二百餘畝田僅足當施食之一飯公之固遜弗許
良然我聞如來說法一莖腐草化作丈六金身眼前芥子一粒
便見須彌山倘云福田利益只在方寸不在多乎諺云甍飯不
及壺餐壺餐且德之况世業乎然則誠不可以無記夫宅捨於
晉籀書於唐百世之下猶重之茲寺有田自戴公始則戴田之
稱度幾與王柳二君子共不朽云旣爲之記復系之以辭曰鄙
國之陽莊嚴維舊厥宅惟王厥碑惟柳宋齊迄今歷年斯久念
彼苾芻空燈傳授檀施旣希孳鉢餽口觀察之來廻羸拯踏大
覺真空慧心無垢廣之福田二百餘畝蟹螺汚邪可構可糲穰
穰之入可饘可餼雖云未豐香火足守尺地王主觀察何存佛

力無邊帝德深厚擊鼓考鐘天子萬壽

瑯琊城東新創李公莊記

宋鳴梧

沂州人

瑯琊郡治東有蒼莽之墟五十餘頃國初相地施政比於三易之地而減一沿爲定制未之敢有登下歲久舞文削牘東西五構數年弗決梧偕友人散步其地蒿萊盈眸友人蹶然曰是騰瀾不田與棄地同余曰草木蒨叢豐薪宜牧何墾不畚友人曰負耒耜而趨三十里甚風疾雨民無所憇稼穫無所余請邑之曰秋水時至水浸浪浴平陸艤艇室壁圯於泥塗禾稼吞於魚龍民乃無鳩余請濬之曰誰爲爲此余請俟循良友人曰迂哉夫長人者傳舍其官逆旅其民朝執一過以笞准畝暮執一罪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以頃計罰野青落聚歸而啟其篋笥枵然無所餘以遺子孫室人交謫循良何爲也余曰君等須矣居無何今上御極之五祀李公自吳來守疏壅決滯蘊和滋美下車三月襦袴歌成暇乃按行阡陌至余舊所闕地名郭家湖者徘徊四望召三老而告之曰黑埴之土一施宜稻麥草宜萍蓆斥埴之土再施宜大菽與麥草宜蕒藿黃唐之土三施宜黍稷草宜茅茜吾欲大墾而奚若北行百武見有如臯者隱隆歸起經修緯狹可挈準繩可棲百室乃察五木所宜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五臭所芬寡瘠多康其產白皙其風易良吾欲大建而奚若古之置邑者經水若澤爲落渠之瀉因大川而注焉今爲渠以庠幾夫遂

澮溝洫之制若堵若防歲堦增之固以荆棘雜以檉楊民得其
饒吾欲大濬而奚若三老角崩稽首咸願具鍾奮率子弟從事
其地自斜方村由蘆汪出九龍口入石河南北潺流十餘里附
近淳水黑湖亂墜湖九女湖皆歸新河淳石河達沂入海如支
之滙宗也已於事而竣邑于新河之左因衝南北對峙東西經
工庀材相方視景圖門四架列楹齊同藩籬蔽肩周阿巖峻一
月具井十月成雉已於事而峻公復騎轡入舍視良楮數齒口
不易之地人百畝萊五十畝牛一犂五槍刈枷芟無不畢具已
於事而竣於是青中踵告鴻集受墨昔曰蒼蒼倏忽輻輳桑麻
隱藹遙映而達郡城三老歌舞而樂之號其邑曰李公莊繫姓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二藝文
三
以示愛若古之鄭父賈子然謁予使記焉予惟公闢三百年所
未有而大造之晨風澍雨潤於禾苗江海之澤咸飭其膏他日
內召矯首踟躕召棠蔽芾峴碑鳳蟲共望共思公諱可嘉號培
元山西趙城人以明經拔雋令滿肅墾田建邑巍成巨鎮民肖
像祠祀甚盛蒞吳如肅守沂纔數月歌頌盈帙故公之善政不
盡於期月期月之善政不盡於芾葑治歲決水灌畦就其目匠
心營亦不盡於口碑姑就三老所陳次其概繫我沂人之永念
券前說之果符云爾

山東巡撫晉大司馬趙公生祠記

宋鳴梧

中丞公旣平寇寇內樞本兵東人歌舞不忘嚴廟祠者遍三十

七城瑯琊三老聚族而謀曰妖火燎原不可嚮撲中丞巾車脂
轄於鄒滕爲救焚繫起死而肉骨也於死曲爲蒙葺所謂濟濡
帷幘嚮攸從之者也其於鄰壤爲返風滅火所謂去表之彙其
於帝都爲防地熄亢突之曲而徙之薪者也惟沂兼而有之尸
祝既答不可與他邑類乃卜吉癸亥營宅瞻蒙載自孟秋竣於
仲冬負離揖坎厚棟高閣幢牙茸蠹叢金戛鳴乃逆中丞像入
正享位前郡侯晉公新郡侯李公以三老之請鐫石砥珉使余
秉筆焉余宗族室家受生全覆露之德宏矣雖不敏敢忘歌舞
乃奮筆而爲之記記曰中丞撫東之二年妖發鉅鄆浹陷鄒滕
狼籍藩魯虎視沂鄰皇帝旰食南顧公乃疏移鎮躬勦誓不敢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以賊遺君父而是時南兵譁津門畏海渡請平東自効公亟陳
客兵少不足剪敵多則驕法不可繩禍反甚於賊臣請以東平
東且臣期歲所節省踰萬計內不敢煩帑金外不敢煩太倉臣
請以東餉東夫市傭募邊飛鳥傾側不可以事大敵堅安制纂
節之理莫若築壇而設監臣請以東將東上皆報可叱馭將行
濟上父老叩馬環泣公重臣奈何身蹈不測且忘濟上根本重
計公毅然曰余不往賊氣終不懾卽猝有變憲長曹公可恃緩
急乃分兵守城而輕騎南下東檄大將軍會兗誓師賊至公登
墉徐揮縱兵四擊賊敗歸保鄒刻日進師公曰將不權不可以
威衆律不齊不可以致武乃表中軍設左右翼曰汝總鎮副將

而下不用命者惟汝便曰汝觀察徐兗東王東兗批亢擣虛惟汝監曰汝守令孫兗州楊滋陽擇利行營飽士騰馬惟汝能謂簪紳義勇曰雪耻除兇負弩先驅惟汝功賊自茲懾堅壘勿出然尚蟻屯百餘里公密令佯攻鄒夜突出奇取二夏焚紀王賊始劃然南北不相援又熟計滕阻兵而恃遠備懈可襲擊偏師疾走滕果宵遁惟鄒櫻城不下築圍五月食盡將拔公念城破無良暴皆焚乃緩期諭降而尤念妖人久螫官軍飲恨將過殺以洩宿憾乃下令營中敢殺降者戮於是首折獻俘魯南蕩平脅從喘息之民保首領而安南畝者數萬人皆公招降禁殺之賜也當鄒滕初陷時沂城伏戎千餘觀察刺史賴公願指方畧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得無陷然賊實耽耽無須臾忘沂自公鎮兗賊專力以抗王師而後沂人解甲安枕醫總鎮悉精銳西行沂邑幾虛公疏請停秋班爲塘守而後沂固滕潰思乘蒼蒙引莒贛扞青登而鼓津門然卒憚公截杜不敢東故公於瑯邪呼吸千里疾於解雨擣虛用瑕警於薪傳其受賜之獨厚也誠有如三老所云也今天下大勢以燕都爲元首遼左肩臂也川貴腴足也二東腹心也杜牧稱山東安則天下安我太祖定鼎金陵首令中山王定沂沂定而青登角稽則沂又二東之門戶也故公之籌沂也將於兗而沂之德公也倍虔於兗昔先王班正祀典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公扞患勞民功而不尸三老祀報符其典

矣宋鳴梧曰川黔搆難請兵請餉竭天下以從之迄數年無成
筭公洞晰妖情了了目中單車移鎮功成反掌固其知人善任
操縱如神亦其好生不殺鑿神孚民豪傑嚮應其子官保世蔭
爲國朝名臣所從來遠矣沂民祀之有以哉

大中丞前兗東觀察使朱公生祠記

宋鳴梧

新建中丞生祠者何祠中丞朱公也中丞何以祠曰孔賊豕突
淮北震動中丞剪畔折首海邦不空故美公而祠之也何爲不
以郡祠而以支郡祠曰支郡中丞舊履也履故思思故祠何爲
不以觀察祠曰觀察未及期而行吏民懷之益以登績頌功思
德故合二美而兼祠之也其功德永思者何曰琅邪屏帶海濱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詩

封域蒼茫民惰田作相煽以神豪右設財蠶食魚吞大猾憑城
吮血吸髓官之庇蠹如怙心腹軍驕思謹盜賊克牝庚午季冬
公來觀察立十政以鳩民其最鉅者興水利教揮蕩踐衙猾剔
軍祗嚴五甲立銛甯鉤鉅按籍而索百不失一無賴暴子弟夜
或強橫未及晨而捕閣境凜摘伏如神擬及期報政適主爵者
咨邊材於屯使調公備天津制下瑯邪父老相與裹糧重趂主
千里遮乘輿借寇不得及孫防院元化兵變齊東諸縣羽書告
急會有欲誦仁王經以禳之者官軍皆執搦而踞傳弓而嘻賊
乘情益暴陷黃巢登耽耽噉萊當事猶堅持撫局獨公與直指
謝公協疏力陳不可撫狀天子乃以公兼三事公大集諸道誓

師濟河大戰竟夕追奔八十餘里解萊復黃孔耿東奔伏莽乘
墉賊騎尚以萬計步尚以三萬計我兵翱翔不敢進公乃築臺
彈窩復墮埋埋高可踰城寬可怒馬乃集諸用命誓曰西門曠
衍平散可車可馳汝洪範汝澤清汝良佐汝志德以步兵環匝
晝夜更無俾賊逸汝襄汝國臣汝邦誠汝憲汝三傑汝光勤介
馬踐更以援之曰南門原隰參差可衝可突汝圯汝澄光以步
兵環匝守隘塞徑晝夜更無俾賊逸汝大弼汝寬汝永馥介馬
踐更以援之曰汝韜賊狡而捷出柙脫兔維西南隅乘隙蹈瑕
汝以馬兵左右援無授賊徑衆皆唯唯遵約束公布幄山隅雨
沐風櫛雪沙盈面與士卒同寒凍閱七月大小百餘戰無戰不

沂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三

捷賊巨魁殲二連城繼復馘賊首九十餘級生縛賊精悍九百
餘名拯島男婦二千餘名城郭腥洗莒南不驚公欲然大樹歸
算廟靈緩帶臨戎未嘗言勞也邳邪二三子弟奔以告其郡侯
紀公曰昔中丞剪猾剔豪如霖方沛未竟厥德而遽遠我天假
登變還我中丞募兵呼餉方賊熾虐非公長城賊且鼓行西扼
吭徐淮沂且爲黃與六縣之續劬楛衡而恤閼宮其庶以云報
紀侯曰善乃庀工鳩材營宅瞻蒙之內背秋涉冬未期告成有
堂儼如有廡翼如迎公生像端莊以涖旣享將刊石焉問記於
梧梧乃再拜稽首而颺言曰昌啟以來沂多震矣昔在壬戌前
撫靖妖厥祠五賢今者紹前美以崇德報功不知壬戌有建瓴

之勢故妖指顧可平今則膺殘局乘屢敗收合餘燼其難有什伯於壬戌者也勞民捍患載在祀書沂民爲不朽之報其亦宜矣公丙辰進士浙江金華人名大典字延之別號未孩其履歷當詳於列卿年表茲不具述述其繫沂民永思者如此

觀察沈公平亂記

宋鳴梧

萬歷乙卯二東大飢自春徂夏不雨道瑾相望民多剝膚以食漸至膾及生人恬然不以爲怪旣而有食毋肝者識者謂爲生民大變必有美兵稱戈如嘉靖末年事東鄉惡少劉好問果乘飢煽衆聚至二千餘人豎旗鳳皇山日暮舉炮所至焚劫被掠者千餘家適充東兵巡道沈公自東昌守涖任於沂下車問民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五

疾苦卽以東賊爲憂府丞龔公欲以龔遂治渤海治之公不可曰飢民可解奸民焚人廬舍劫人妻女不可解也時方入闔監試乃密授方畧而行而北鄉民李邦能閻子實告急府丞如所授以州判閻思實爲贊化以百戶密訓千戶周九垓爲領兵以經歷朱思忠爲紀功授選鋒二百餘人閏八月朔日東征與賊遇於黃莊白龍汪訓等奮臂當先賊披靡潰走將渡海而東追及於州岸擒首惡五十二人闔城父老踴躍加額曰而后乃安枕矣旬末公自濟南歸三讞賊首劉好問葛明吾擬斬餘三十人皆截手足蓋餘黨潛窺欲爲內應聞重刑始各股栗而散至仲冬餘黨復熾焚劫公行偵報無虛日公復默授方畧密訓周

九核率馬兵四剿獲賊首孫燧等二百二十九人爲設方勸賑使
富者不惜其粟貧者死不爲盜於是四民樂業女織男耕是歲
也飢而不害會衛民陳條鞭之便事下宛東公博詢周諏言便
否各異公集孝廉問條鞭便乎曰便曰曷故或言不便三孝廉
同辭而對曰言便者民言不便者官官與民不俱便公亟閉目
俯首曰兩言已喻遂毅然行之衛之有條鞭自公始大率公勸
心民寔夜思畫諏無纖微不知無窮谷不徹屈體優士霽顏開
誠使人望其眉宇無不披肝瀝胆恐後而最著者莫如平寇一
事父老感泣肌鬢方思扶杖借恂而公拂衣歸矣

瑯邪生祠記

宋鳴梧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七

五賢生祠建於城西重門中祀大中丞趙公大將軍楊公觀察
使徐公太守龔公及今邑侯晉公皆所以報存沂之功而志永
思於弗替也其胥師里宰孝弟力田方領曲約無慮千百人將
以仲冬乙亥逆五賢像入正享位邑侯前夕戒三老曰余不敢
貪天功以食巨報夫赫怒徂征期剪滅而後朝食者軍旅之任
也高壘深池報雖北以固吾圉者守土之常也余未嘗有折斯
缺谷之勞亡矢遺鏃之費其曷敢與三老稽首請不得則走訴
郡丞別駕皆弗得請因踵鳴梧之廬而告曰汝以王事勞在道
途桑梓之變汝未稔知曩白蓮逞逆微邑侯無吾沂矣以吾沂
之僻處東海幅幘廣漠實生戎心群不逞之徒假妖蓮以煽愚

氓旬日聚至數千人發難鉅鄆竊據鄒滕西截漕河東睨琅邪
潛戎城內約城外僞告急爲應邑侯曰兵者履陰而觀陽故廟
戰者勝立磔告急數人以殉復驅潛戎數百人於城外城內始
爲之一清屬軍中夜驚邑侯曰兵法上下同欲者勝三軍之衆
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電是謂氣勝於是以瞻蒙之墉櫓
諮王副總以宗岱之墉櫓諮韋都閫以望海之墉櫓諮顏千侯
時啟閉望淮之門以便出入曰睢陽之目雲雲之果唯密戶侯
兼之汝其何察勿誤城內謚如又烽火四連郊居露處之赤子
焚燒劫擄靡有孑遺邑侯曰所貴乎誓民者懷之以德而救其
危也故曰上下一心指麾響應上兵之體也令強則敵弱令信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天

則衆一吾將任之於是使鄉兵爲五甲首而隸五家以相救也
南則任孝廉主之兄弟文學副之北則艾山水磨諸文學主之
義民副之嶧破蘭陵焚向者沂之門戶也無向則沂震乃以汝
伯別駕主之而以孝廉文學副之赤丸銅符不泐刻而達遂擒
賊偵獲賊首而四境謐如及賊氛日益傾巢而東邑侯曰兵者
威也威者力也三軍之衆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此氣機也於是
以大將軍薦之觀察乃申中丞乃請俞旨而大將軍總颺憂不
足謂提烏合不滿百戈矛弓矢佛郎懋蘇奚所措給其能張空
拳冒白刃爲邑侯曰兵革鎔麾金鼓鉞鉞所以餘怒也是故東
弓南矛西戟北劍謂之四兵請五日具鐵冶十日具堅利大將

軍乃出而解郟圍退嶧戎屏魯宮復鄒滕王師妙於異風解重
黔首安於綠畝南疇瞬息呼吸博鋒鏑爲衽席皆邑侯之力也
昔韓稜泣下邳世際承平徒以惠愛淪浹誕日至爲奠酬况沂
民之之死而生者乎今謀合祀而謝不敏其奚以爲來者勸子
不可以不誌梧再拜受命曰嗟乎三年之政民聽於侯百年之
祀侯聽於民聽侯者且暮而聽民者千百禩未有艾也適叅政
孫公自兗來視祠三老爲之請合祀旣得梧退而爲之記晉侯
洪洞世家諱承眷號養初萬歷己酉進士任四年惠愛浹於民
善政種種茲不暇具載載其城守者

日照修城記

鍾羽正

益都人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无

自寇訖蕃菟間姑尤以西騷釋軍檄森馳秉旄者日討訓都鄙
繕隍削塹殺甲敵千令曷趨十百下吏率文遊詭稱墨守無害
實憚煩苦苟覲旦夕安託勿竭民膏力卽厝火崇薪無忌矣海
曲踞青陽南趾面背溟壑不數十里濤曰夾倉諸區皆可通餘
艘備艦實寇要局莽茫無扞格一登孺卽須臾抵隍下城故庫
窳累塗鹵居善崩圻高可援也令杜君秦人倣儻軒峙材貫通
經緯方畧心計絕倫超奇諸爲邑剴苛起利平租更正吟澮飭
鄙鄧利錢鑄章程秩炳輿人流頌屬海警則復忒守具紬山高
乘馬書倣內政式爲軍令令丁十二率卒一卒鞬鞞附注筭鞞
襍闌糗糒加冠十二戶奉之月再校習鵜鴉魚麗法什伍相儔

千百夫長挺鉞搢鐸丁寧于進止起坐五方常旗望之如雲
儼然敵國矣獨計城苦窳不任敵卽不治玩愒日月作舍道謀
適資寇耳舉所峙常平子粟羨者千廬易爲聖爲瓴甌不飲斗
斛賦畚揭纒幹諸器臚具於是則樹臬鳩工分徒列曹立格程
獎赴相杵不絕築者忘僉人日三版刺之不能以寸經始申月
竣戍月廣若干雉袤若干雉高若干雉爲櫓幹若干楹睥睨若
干日隍深若干尋言言蠹蟲鱗朐棧鬱置鍛縣屨重門固鑄穆
陵以南無垆焉者巖邑哉蓋自莒渠恃陋狡焉以逞菅蒯用匱
著之昔謠然刊木濬川瓦石以聚梁民告潰爰啟邑功邑中之
黔何如澤門之哲信而後勞近古所希覲也杜君視民如嬰孩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噢咻拊循膏澤沐浴骨濡髓泆手足之扞頭顱苞一城動萬衆
而諍讙不興謳唱以起難矣哉非夫貫通經緯心計方畧絕倫
超奇孰能得此勞而不怨者乎彼泄泄文避觀幸且夕安玩愒
道舍其於墨守謬矣謬矣杜君練卒積粟治楮甲火械具有書
覽者豔焉其城工則予得之邑民李寧葛鳳池輩云

交東道徐公平妖碑

全良範

沂州人

紀曰人有績蓋一世而久而愈光者其徐公今日之平妖乎妖
作而二東危上關國運幾於覆餗我公起而一手援之此豈一
世之績也與哉試縷縷記之公以蘅蕙芬菉林復攸富甲兵嗣
御舟臨淄至今頌以爲神未幾特簡秉鉞於交東路而署駐沂

甫蒞任首爲詰戎務精不欲濫於是濫竿者俱在簸揚不數日
聞而帷帳下俱嫖姚之士一時山左悉擬公以條侯謂足以望
風而銷烽火也歲壬戌夏徐鴻儒爲妖寇魁蜂叛於鄆充郡邑
掠士女乘建瓴而復據鄒滕南北漕運正丁其衝榜人奔駭賊
遂有其輸運鹿駭沸騰上撓宸慮此豈天步無虞之會哉雖卽
闕日急然且暮未集寇且抵隙而益恣僞立國號署以將帥鏤
符結隊敢以立齋覬我神州亦曰殆哉沂城內有陷嶧奸宄潛
入城中約李玉等爲內應將闐然鼎沸而闐闐不軌之徒多有
爲嚮道者公密偵得之俱戮於市緣流索源漸窮保奸之曹而
渠董懼大索復逸匿於嶧公急延士紳飭文武分地嚴防民心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始帖然不恐州有楊大將軍以鎮雲中暫歸養病公申院奏明
廷愆惠之出廬以殲茲逆黨而公實監之先是賊據鄒而大半
據滕我師大隊圍鄒而鄒垂下公獨曰鄒賊釜魚耳盍分兵勦
滕僉曰弗哉滕寇視鄒更夥鄒未克而乃分師以擊夫抱薪可
救火乎公毅然主其行而滕寇果宵遁兵法曰多箕勝非此之
謂乎於戲鄉非公之果毅奇籌則向之平二轄店復紀玉城搗
嶧麓之藪且兵勞而功隳矣茲其以神武成神速爲何如稍有
一二驚通欲逸而南下其中不乏齊民爲寇所掠錮者公細鞠
得其情輒給符以貫之遂奏蕩平之績其有陣沒者復爲祠以
祀之摘文以酌之忠魂血食含笑泉壤夷考世廟時公若伯公

先飭兵于沂羅紅羅妖女之變竟奏捷首從祀名宦今公復建
偉績美彰盛傳呵護闕里翊障魯藩俾運道闕而復通舳艫源
源如故國郵榮昌澤延千禩此豈一世之績也哉諦觀東魯古
今兩變而生齒億萬俱屬再造是劫數雖定必待人而戡其亂
曾見公從祀聖無而子姓蟬聯於進賢寧直口碑而尸祝也哉
茲礪石紀勳俾逆族望而銷其萌則流芳又二境矣公諱從治
號肩虞丁未進士湘江海鹽縣人

保傅大將軍楊公生祠碑記

李應期

沂州人

天啟壬戌之春徐鴻儒沈智輩以左道惑衆爲謀逆也引類呼
朋雲集響應如風雨之驟至忽而陷鄆城未幾而陷鄒陷滕陷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嶧屠城掠郡破竹拉朽瑕邱闕里兵逼城下且烏合之衆各立
名號風烟四起凡足跡所過而村落廬舍一炬焦土誠國朝幾
百年第一劫也費鄉紳王侍御公蒿目桑梓之變乃持尺一爲
當路前箸曰戈甲連天危在旦夕此時而奏聞天子始下救命
選將徵兵大將軍受命而行日循六十里至止不知幾何時而
山以左將不可保山左一搖或下江南或指冀北天下事寧可
測耶我瑯琊楊大將軍爲當代名將上馬能擊賊下馬能作露
布賊人聞之皆胆寒卽今日之所以不東窺者懼將軍憩臥東
山耳但得此際天子一授鉞楊公刻期布陣所率將士又家自
爲戰也穴中螻蟻不能逃矣當路深然其說旋奏聞命下不

日而楊大將軍已統兵西指費人且喜且懼懼將軍西而東無恃也侍御公曰惟將軍西而東乃可守時賊以鄒爲巢穴以滕爲應援總兩地之荷戈者過六十萬而供給運輸之役潛各省者無筭將軍深入賊境屯營於鄒滕之鄙計兵不過二萬然皆走馬如閃電開弓如霹靂矢可穿楊力能舉鼎將軍嚴以紀律激以忠義無不奮臂爭先以一當百將軍飡風雨與士卒同甘苦者前後歷九十餘日冒矢石與賊寇決存亡者前後共二十餘戰其以少擊衆以逸待勞大率如留侯武侯之畧始得一日奏捷而六十餘萬之賊兵俱授首天子嘉乃勲重賜封蔭而侍御復爲之太息曰楊公功在社稷天子已報之矣而吾輩得保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三

聚室家抑誰之賜乎於是倡義費人爲楊公建生祠以報功德而命余爲言鐫之貞珉嗟嗟楊公補天浴日功在竹帛異日當以名臣廟享一費城之尸祝豈足係公輕重獨是侍御方終養讀禮旣無封疆之責且居斗大不可守之孤城城以外卽深山大谷可以避匿苟全而公聚義民五百誓以死守罄貲以飼士卒卽楊公方感其推轂又借其守費無恙存沂究一綫之路而王公不有悉歸楊公又歸之撫按監軍胥有揚扇則侍御之公憲慕義不分人我不分隱見一念知有國家此亦不容沒矣敢因楊公祠而並記之將軍楊公諱肇基號太初世職沂州衛指揮

賈昌保

孝之道大矣哉。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呂氏春秋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木務而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其道誠大矣。按漢史載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姑謂鄰人曰：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也，久以老累壯，奈何？因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定國父于公時爲郡決曹，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

濟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詩

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第不知其何以失姓氏。縣志謂爲竇姓者，殆非也。嗚呼！子於此益見孝道之大，而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矣。甚與渺邈人生其間，海之杯水，倉之稊粟耳。若漢孝婦盡孝而蒙不孝之戮，郡中卽爲之枯旱三年，及其誣辨而事顯也。天立雨一人之身，其孝至于動天地，感鬼神如此道，有大於孝者乎？天人也。高下大小勢如離，逆然逆天則早順則雨，有感必應，無毫髮爽。天人之理，果有異乎？因思夫天下之事，常若變兩端而已。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孝婦十餘年守節盡

孝而蒙不孝之罪以就戮亦事之不一變者也天道福善禍淫
在哉雖然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使天道又懵然無知焉逆弗早
順弗雨爲善者可怠歟是故君子爲善惟求盡其分之當然得
失利害之不在我者弗恤也孝婦以誣受戮人皆寃之然其心
俯仰無愧亦含笑入地矣詎知其寃耶予於此復有說焉凡禍
患之來有所自君子不恃智以防之恃其無致禍患之道耳孝
婦之誣所以成之者人也姑氏昧於愛郡守失於察也脫姑氏
知守節失節之可否不自斃而昧於愛郡守知于公之平恕不
偏聽而失於察孝婦何自而蒙誣哉天道感應之異有不若無
之爲美矣此又可以爲古今鑒戒也沂三守李君秉玉山人來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二藝文
署縣事詣塚致祀見塚前有東藩憲副吉豐公勗躬書漢孝婦
塚四大字勒諸石而其事之顛末無文以載之還請於予曰漢
孝婦名與天地相悠久塚獨無文揭揚其事亦一大闕典也何
以風勵名教予久蓄世道之感聞而大韙其意遂不揣無文敬
爲之記

忠孝祠記

僉事 李士允

忠孝祠祠漢丞相諸葛公亮晉太保王公祥者也祠二公者一
公蓋邠邪人沂邠邪地也沂城東北三十里有諸葛城故中邱
城也諸葛氏居之城遂名焉諸葛城西則有太保公祠祠臨河
公臥水得鯉處也允之來也暇嘗覽於土風尋故幽眺海岳周

遊原野之墟過諸葛城詢之慨其不之祠而太保祠得之又猥焉卑也於是合祀之議然難其地又難其費也而羅氏別業附郭臨衢有堂稱焉召而示之義捐焉而堂遂成或曰古稱忠孝者不尠矣求之齊魯如抗賊之顏吳笏之孟亦奇甚矣而不之祠獨祠二公者何李子曰蓋難之也夫慈而致孝憤而效忠非不可稱也顧其事順其情激有志者鮮不興焉而諸葛之相漢運移主闇義有弗敦者鮮不懈矣而鞠躬之節死而後已太保事其嚚母卒能感通底豫則二公之所謂忠孝者難乎不難乎是故題之不類不可以詠章之不的不可以風擬之不倫不可以協尚之不經不可以啓遐而詔來是祠也咸得之矣故出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乘

師二表讀者莫不奮義不奮義者爲不忠觀受證爭鳩剖冰躍鯉之事莫不流涕不流涕者爲不孝二公者所謂百世之師也安得不百世祀之乎故祠之言思也思之者足師者也李子旣啓二公祠乃慨然自顧夙昧師訓啣命泣茲三年迄無少裨於民國母且老矣未能歸養瞻趨祠下能無顙泚於二公系之詩曰惟海效靈惟嶽降神海嶽之英實生異人於惟二公邁世盡倫並出媲美光於沂濱佩刀久亡大星旣賈世降教微誰其克振乃啓斯宇爰並厥祀樹之風聲垂於永世奕奕寢廟秩秩大猷神之弔矣共棲同遊故城若邱河水悠悠邱陵自變儀形哉留秉懿好德見賢思儔敢告來者迺於前修

奏爲二東災疲已甚一方苦樂不均不忍子遺之民日在湯火
謹陳畫一之法以祈聖明垂仁事臣觀州縣之不能廢者賦法
也賦役不均自古嘆之則最難平者亦賦法也然使原輕原重
載之祖制規則一定誰敢更改譬之生極樂之國者原不知有
愁慘爲瘠土之民者亦自安其嚮義耳惟夫原不甚重者忽然
而重原重者忽然而輕此非輕重之一定也輕重之大數在闔
邑而輕之所以重則在逃亡之民與奸猾之弊奸逃所遺之賦
爲土著善良所包之數是土著代奸逃受累也及逃亡旣復之
後而土著之所包者仍不減則奸逃得以欺隱享殷富之實而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二藝文

土著反以殷實伏逃亡之象賦法之不平至山東青州府莒州
而極矣莒之疲累其來已遠所以致有今日者臣口不能悉言
臣義不忍盡言延至乙卯丙辰山東奇荒古今未有莒之荒又
東方未有獨江淮南北頗稱豐稔故子女販鬻舉家逃徙焚棄
室廬荒蕪田畝茅棘蓬蒿盈塞道路狼喙狐據頽垣皆滿洪荒
之象已成正額之供難蠲前任知州劉延昶審編丁地查莒州
原額丁糧銀五萬三千八百餘兩萬歷四十二年應差入七萬
四千五百三十九丁地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一頃九十八畝自
四十三年大稔後丁少原額四萬三千餘各地少原額一萬餘
頃後兩院題請濱州爲疲優免二分莒州爲災以蠲在之手地

包逃亡之丁地每年稍增徵收至五年復其原額天啟元年知州楊湛然等復查丁約有四萬二千九百餘名是四萬二千九百餘者仍包三萬四千五百餘之丁銀也熟地止有一萬四千四百餘頃是一萬四千四百餘頃者仍包八千有餘頃之地銀也此數年大概也再查起科原額三十二年丈地小畝以二百四十步算每上地一畝派銀二分六釐今每畝多派九釐二毫矣中地原每畝派銀二分二釐今每畝多派八釐八毫矣下地原每畝派銀一分七釐三毫今每畝多派銀八釐矣原額下地每畝派銀九釐今新丈全無下地矣丁銀原每丁派銀一錢四分今各加四錢三分不等矣使添者可添而必不可減則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五

臣亦何必喋喋惟是流民漸還鄉里數年之內櫛比有徵卽開墾十畝而不報一者有之今已便宜八年遍歷四境非復往年茅棘蓬蒿之象而原額之虧欠者將焉往乎計本州南北三百餘里東西百餘里卽竭賢守之跋涉恐不能履畝清核况州官有倉庫錢糧獄訟之責乎臣意欲本州主持更得府佐一員魚鱗均丈大約可得兩月之功方可丈完一月清算方可徵派前曾以民間苦楚商之戶部尚書李宗延山東巡撫王惟儉各極惻隱欲求均丈良法以救此一方之倒懸臣今所懇恩于皇上者不必加派遼餉冒昧求蠲以市恩于百姓但均輕重苦樂于一州之中仍以莒州之田補莒州之額非增他處之輕來

州之重也况莒州地方寫遠人心不一有畏法而奉公者有執法而隱占者有勢豪那移而人不敢報者有土產已盡而空糧猶在身者有里書之徑去而飛洒者有總書之賄賣無數者破壞千瘡百孔弊竇神出鬼沒計非大作一番不能回生起痼臣訪得青州通判孔惟修剛毅有爲介方能執不畏強禦饒有幹才委之清丈人不敢欺其丈法必以四尺爲步畝分上中下並下下四等惟近城近市者稱上近鄉村者爲中其餘沮洳荏葦之場俱下與下下又有隨方開墾山巔河壩者俱作無等其丈地徧河南汝寧府何通判法多用數千竹竿鐵環相接一圍五頃四十畝凡竹竿可圍之地不論室舍城牆穿孔透過每圍作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五

一號山河荒熟一概通算丈畢一圍卽責公正投遞結狀關防鈐印慎固封鎖不許內外書役互相通同只以丈完之後責之劈零合總有賄賣一畝者必譴勿宥但得大家輕擡卽是乾坤再造果然勞績茂著卽應世世庚桑倘身不履畝委嚮他人關防不密賄賣猶前不惟不能丈出以爲大家之利益反增一番騷擾臣縱無言其如天理人心與撫按之耳目何哉臣願徼有明旨速令所舉府官旦夕受事自二月起四月止可以完局但得輕徭薄賦免臣鴻鴈之思臣與本州士民歌咏聖仁卽竄伏草野分願亦足倘稍一遲緩或所舉之官墜轉未定農之忙工日日漸迫因循歲月留作一番前件則臣鄉之苦何日可除而

臣爲桑梓一片之心亦爲虛擲矣况山東州縣多類此者臣亦不能盡指也伏乞陛下察臣所言一字一淚亟勅該部轉行山東撫按立見施行民生幸甚

緩徵條鞭疏

丁九元

題爲敬因撫臣之控特申瘠邑之苦伏乞聖鑒垂恩一隅用固邦本事臣辦事垣中接得山東撫臣顏繼祖一本爲地方疲苦戶口流亡等事蓋爲日照縣特疏具題也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是已在皇上洞鑒軫恤之中矣臣復何言獨是臣照人也知照之苦者莫若臣能悉照之苦者亦莫若臣顧臣初入計垣恐不諒臣者謂臣不爲朝廷急公而爲地方樹德用是中夜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

傍徨躊躇再四而未果今撫臣旣已爲國恤民爲民請命不難單詞上籲臣若猶是坐視桑梓小民之困苦而不一言則臣不義且以困苦不堪而致逃亡甚致走險走亂而言已無及則臣不忠不忠不義中主且不以爲臣而何以事我聖明之主敢瀝血爲一申明之可乎夫照雖蓐爾彈丸然而西北叢山東南瀕海而北則可以揚帆登島海而南則徑可飛渡淮揚雖僻邑實巖邑也向來登萊用兵水陸輪供熒熒赤子旣已皮盡毛存十室九空而三四年來又復無歲不早無歲不蝗卽如舊年九月以至今年閏四月四時亢暘二麥失種極苦之野菜無所不食在廬之樹皮無所不剝窮鄉下里已岌岌乎有群起而搶奪

者此不獨本縣知之司府該知之矣幸賴皇上洪庇秋霖少收兼之新任知縣劉明遇單騎慰勞百方招撫民之逃者始稍稍集囂者始漸漸息而獨至徵輸一節照民亦有血氣豈其甘于無良此其中蓋有說焉照錢糧止三萬有奇而今七八九年之欠者不下二萬是合計三年之欠已足當一年之全矣蓋緣向來連歲不稔舊官催科無法以致日積月累愈欠愈多負逋者裹足而不敢來復業者驚呼而尚思去此民之難也欲帶徵則上司之守催如雨欲並徵則疲民之呼應不前此官之難也而究之緩徵尚可留爲異日之地急徵且恐並失今日之輸此又錢糧之難也故撫臣謂見徵以十分爲率而帶徵以一二分爲

沂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四

率此蓋仰體時艱俯軫民隱斟酌于欲蠲不得欲徵不能而曲曲爲此以緩爲急之術耳不然山左州縣一百而多區區遠邑何以獨邀上官之庇前而撫按合疏則被災七分以上者首日照今而撫按單疏則蘇民困便催科者又祇日照故臣謂日照一縣縱不得援他處殘破之例以求蠲而亦不得不援十分兵荒之例以求緩也此在聖明自有燭照但思計臣首重國課難議緩催臣故實指情形代圖監門用脩版部之酌定耳抑臣因是而更有請焉照民之逋于賦者十之四五逃于役者亦復十之三四蓋條鞭一法原合倉庫馬夫收頭諸役公費工食俱在其中而邇來州縣官應查盤則以條鞭冊應其實則一年一編

僉也夫編僉之害在民間則僉一以板十在衙齋則誣貧而實
事究不至富者貧貧者徙而轉溝壑其勢不已向臣奉差過里
會合一邑士紳公控縣官極力調停若條鞭原額稍有不給予
役則士紳一體津貼勞民乃始稍稍息肩雖因地制宜各地方
情形劑量不同而照之爲照實是如此所慮不經天語申飭則
有司之奉行不力而豪猾之沮持有權爲此不避聒瀆瀝血並
陳倘蒙鑒其愚忠一無所爲勅下該部轉行該撫按舊逋從緩
咨鞭善行使天下知山陬海澨之區得沐浴浩蕩之恩而鼓舞終
事相率不倦則豈獨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窮邑幸甚微臣幸
甚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時崇禎十年八月二十日具題二十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聖

三日奉聖旨該部一併看議具奏

覆疏

戶部 程國祥

戶部尚書加俸一級臣程國祥等謹題爲敬因撫臣之控特申
瘠邑之苦伏祈聖鑒垂恩一隅用固邦本事山東清吏司案呈
崇禎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科給事中丁
允元題前事等因崇禎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奉聖旨該部一併
看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具覆案呈到部
該臣等看得日照濱海小邑當災傷頻仍之後一應賦役必確
有畫一方於災民無擾則條鞭一法其最善也如年年僉派致
閭閻雞犬不寧人事之滋蠹非全由天運之不齊矣今日照

登馬髻山序

莒州山

傅國翰

馬髻在莒東南萬山之中雄然獨秀鬱蔥可掬望之盡然一笑
容也下有小祠祠有狀元鄒維新碑問之道人云山旣去州遠
且壁立不可步境僻不通孔道邦大夫及鄉先生歲時屣懸亦
未有極其巔者予聞之興銳然思一窮千古之奇使童子一操
蓋以從破蒙茸絕巉岩往往於半山青石上得小泉如細練從
沂州府志卷之三十二藝文

四

空下卽兩手據石吸之以充渴則大喜似立青天上吞吐雲漢
矣十休抵絕頂頂有小寺幾廢寺前有泉二作碧玉色雜樹雲
蔚懸崖四合杳然別一洞天非塵境也寺上一僧懸居靄暝間
牢落之餘吹簫自娛而予適至卽吹以迎予小蓋從樹影中隱
映徐轉簫聲續斷翼之宛如出沒雲中寺後一古殿甚窳窳砌
石幽潔出沒淺草跌坐諦視崖陰環匝色色向人蓋天然一漢
蓉城而客坐適當其蓋所謂人在蓮花府非耶徘徊久之始下
山道人爲煮禹餘糧以待不知余爲誰何但曰大人此行真千
古絕跡余亦爲之破顏嘆漂泊中有此奇趣綴絕律各一留之
平陽盧氏家

館名燕詒志式毅也始高氏於東莞稱甲族章縫如雲起家或
明經或成進士皆以才名治行表一時其子孫能勝衣拜起悉
令受書迄成人不見他好異物以故雖人人嫻於文學而篤行
醇謹無纖靡佻達之態蓋其教使然也余始客河陽而高氏之
從余遊者八人皆諸生之雋其三東岡君之子其一江陰公之
子而其四當塗公之孫也居恒自相師友然或聚或散居業無
常處東岡君與諸猶子謀曰吾族以儒世吾家且子孫伊吾者
日衆雖性情才品不能強合而意嚮機局當使相覲儻善敗不
相鑿是愚也勤惰不相率是怠也疑信不相證是惑也甚且日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四

遠日睽情好漸不相洽是疎也蓋大築讀書之館使聚而朝夕
其中無令有所遷奪益專家學用廣親親儻亦先人志乎於是
龍溪君躍然曰叔氏言甚善以語兩太學皆曰甚善遂於居第
之側擇爽塏一區營焉力均工善材良甍堅春而經始冬而竣
事中爲游息之軒一後爲登眺之樓一旁爲藏修之室四皆廣
其庭今後可增蔭以佳木植以花竹限以重門繚以周垣其餘
庖湏之次莫不畢治坐其軒翼然而高歸然而嚴四時朝暮之
景可歎詠而收也登其樓曠豁宏敞南望沂川縈迴如帶西望
群山或起或伏若奔赴於几席間也入其室虛明閒寂可竝可
誦可似可偃竟日而忘其歸也館既成東岡君大集子姓觸觴

余而落之酒酣余執爵而起曰白棟宇以來締搆多矣其
廣榭以快志於宴游歌舞者勿論即名家世德亦斤斤堂構未
盡計謀是以眉山族譜規戒雖切而收睦未聞姑蘊義用瞻駟
願周而訓迪尚闕計斯館之作其於壯麗宏偉曾不足當豪奢
一椽之費而其於脩觀摩之善振竄惰之思參問辯之益堅宗
盟之好俾子孫不至爲愚爲怠爲惑爲疎兼族譜義田之可以
元啓先人之業則燕詒之計豈淺鮮哉爲君子孫者常守其循
行醇謹勿增以纖靡他達念創守之不易思媻睦之當敦俾春
華之秀卽爲秋實之榮華國之才卽爲元宗之子他日海內稱
孝友文獻家以東莞高氏爲冠冕庶幾乎繼述之善而斯館之
光大且與慶祚無窮矣東岡君曰善哉請記之以諸後之爲子
孫者遂書其事於石時萬曆三十年十一月朔日也

沂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吳

